

青泥蓮花記

青泥蓮花記卷五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二

郝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倡苦貧賣與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倡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

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
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棹不使去不得已
坐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垂首強飲之則嘔噦滿
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
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
節娥云 宋史

劉蘇哥

庚靖錄作
頽伎曹姓

晏元獻殊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土風彫落一
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適春物

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
謂士大夫受人眄眊隨燥溫變渝如翻覆手曾
一女子不若為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
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一
杯絮酒哭青春西清詩話○茗溪漁隱叢話云
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于
京而言也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林晏慶宋之
才雅甚親密之中秋宴啓晏名宋出妓飲酒賦
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常草詞頗極詆斥
元有廣營產以值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宋
揮毫之際餘醒尚在
左右觀者亦為駭嘆

桂英

元人詞
作姓謝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游北市深
巷小宅有婦絕豔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
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乃
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
人憂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
敢飛桂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我為辦之由是
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游之用
將行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
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英為祖餞因贈以詩曰

靈沼文禽皆有匹。仙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
猶如此。何事風流言別離。魁至京師寄詩曰。琢
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
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
思念科名若此。以一倡玷辱。况家有嚴君。不容
也不復與書。桂賀登第曰。人來報喜。敲門急。賤
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不肯後。
蛟螭海中空。却雲鰲窟月裡都。無丹桂枝。漢殿
獨成司馬賦。晉庭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雷

疾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馭出九衢卿
相盡行遲煙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
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約各相宜又戲呈曰
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
粧閣內須教張敞畫新眉又聞瓊林宴寄一絕
曰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踈狂誰知憔悴
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崔氏為親
授徐州僉判桂喜曰徐此去不遠當使人迎我
去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愛

桂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自
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
恙乎桂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
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
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
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寃會逼迫以
死母召道士馬守素屢酬守素夢至官府魁與
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
數日魁竟死

異聞集

廣遺

○周密齊東野語

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
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未必後人
剽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
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
為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為知制誥與楊樂道
共為詳定官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
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初發考所等以
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為定時荆
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
一人為首楊樂道以為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
朱從道時為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
爭從道十日已開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
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已意進稟而詔
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
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
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原侯為應天
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呼曰
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

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肢刀自裁及寸左右
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子與
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現嘉祐
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自汶拏舟抵彭城
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情惜不
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情開
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客志一
絲七耒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如蓬問子何
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
將斃老母寓居亭其吐之云予既去徐醫以為
有痰以碧霞金丹為夜中洞泄氣腹內消飲
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
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
與弟覽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符傳道冥中語
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
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
死纏二十七年歲五十年前宣宿生邪康侯既死
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

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
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為鄆州司理
康侯時十五歲二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
儀為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
鏡成人子儀待蘇州崑山關來居汶康侯兄弟
又與予在汶學子儀論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
來賈馱陵戶康侯登判為第一省試前父雪崑
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
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
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明不可犯有志力學愛
身如米玉不知狼巷俚人語不幸為匪人厚誣
弟輩又不為辨明懼日父無知者故因戒世人
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
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義倡傳

鍾將之撰

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

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安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為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

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

以朝命貶出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

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
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
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
倡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
因閉門謝客獨與媪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
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
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
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
死矣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

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
將入門者禦馬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
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
人至今傳之以為奇事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校
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為作傳又系贊曰
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
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倡矣世之言倡者徒曰
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
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倡者幾人哉倡雖處賤而

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識僚友之
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媿焉則倡之義豈可
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余聞李使君結
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倡之事
而嘆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於後
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
蓋但如雲玉貌當年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英
今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徃徃過湖嶺未見誰知
身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

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來遷客古
藤州。渡湘直弔長沙傳。天涯流落行路難。輟解
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
慕。蘭堂置酒羅饅珍。明燭燒膏為延佇。清歌宛
轉繞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帳芙蓉褥。
上有鴛鴦合歡被。紅顏深夜承宴娛。玉笋清晨
奉巾屨。匆匆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
說恩情有重來。何期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
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

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魂招不歸竟長
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宿約期無爽君不見
二妃追舜號蒼梧恨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
自東注至今斑竹盈江隅屈原九歌豈不好煎
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倡傳尚使風期後
求見表堅志小容齋隨筆云夷堅已志載潭州
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
館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
次山為傳子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
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抗侑時有妾漫朝
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惟黨湖豈
復春戀一個女哉予記國史所善若孟知微州
高紹聖中逐臣在其廵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

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古陶元鈞皆為所侵因鄒
公南遷過澤暮投宿村寺益印時遣州都監將
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
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歎肥累日此不待辨
而明已志之失著矣○少游及蘇黃時雖流竄
所在欽遲恐不得擬疑彈事也古今詞話載黃
一事云浩翁過蘆帥留府會有官妓時性頗
聰慧帥嘗寵之浩翁贈沉溪沙曰脚上鞋兒四
寸羅香過朱鬢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
有心憐宋玉祇因無素楚襄何今生有兮向伊
麼時明拜謝浩翁憑帥令唱詞侑觴時唱惜
春容云少年看花雙鬢綠走馬章臺管弦逐而
今老更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不足生中美女顏
如玉為我一歌金縷曲歸時壓得帽簷敲頭上
春風紅蕖蕪浩翁大喜醉飲而別浣溪沙乃
少游詞蒼溪漁隱云詞話以古人好詞易甲為
乙仍隨其詞牽合為說不足信也按春容特
唱耳非其所撰故不入記藻然又一時時矣

楊愛愛

愛愛楊氏本錢唐娼女也垂髫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相携潛遁旅於京師逾年逞為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予相鄰吾母少寡居性高嚴怜愛艷麗失於人棄置不收而所為不妄脉往與語一日人傳逞已死吾母往慰問其所歸愛摧然泣下曰是必虛語果然亦當死此舍下自爾素

食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近拈樂器好事者百
計圖之終不可得予登第後再至都下往楚子
之舍問其良苦楚云愛愛念遲之勤感疾而死
已終歲矣我家為鬻葬國門之東郊其節介高
絕至死無能侵亂之者徐仲章嘗作愛愛歌云
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閒觀
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娼家女金
魂玉魄沉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雙鬟纔
十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

危兮厲志深半夜窓前淚如雨假饒一笑得千
余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
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弃
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唯二有如樗櫟
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
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從
幾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
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
返不念關山岐路長前年猶惜鏤金衣今年不

盡深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鮫鮪翡翠春如泥
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求所事兮志將何求
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愛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
嚶嚶草蟲趨趨阜螽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鴛鴦
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所恨兮何時休時深山
人迹不到處病鸞歛翼巢空枝

麗情集
侯鯖錄

王幼玉

記洪上李
師尹撰

王生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
流落於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為名娼而其顏

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
下幼玉又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
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
良名聖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
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
張郎中紀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
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反居於此其
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命左右取箋為詩贈幼玉
曰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

幽谷清風雲暗助秀雨露濡其冷一朝居上苑
桃李讓芳馨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豔
愁寐含花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
人詢其故則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豐或賈或道
皆適欲以自養惟我儔塗脂傅粉巧言令色待
人至以取其財我思之媿赧無限逼父母姊妹
莫得脫此從良人入則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
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
字潤卿果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

亦有意室之然富方倦游凡於風前月下執手
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
語曰子若復為嚮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
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
遇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
約無為今日之恨相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
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復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
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帛未
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玉他人無敢

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
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併為恨因而伏枕
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富為長歌贈之
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宴
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
幾年謫向衡陽市嬌嬈飛下九天來長在倡家
偶然耳天姿材色擬絕倫壓倒花衢眾羅綺紺
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水素手織長細
細圓春筍脫向青烟裏緩步蓮花窄窄弓鳳頭

翹起紅裙底有時
咲倚小闌干
桃花無顏亂紅
委王孫送目以勞魂
東隣一見還羞死
自此城中豪富兒
呼童控馬相追隨
千金買得歌一曲
暮雨朝雲鎮相續
皇都年少是柳君
體段風流萬事足
幼玉一見苦留心
慙厚遣行人囑青
羽飛來洞戶前
惟郎苦恨多拘束
偷身不使父母知
江亭暗共才郎宿
猶恐恩情未甚堅
解開鬢髻對郎前
一縷雲隨金剪斷
兩心濃更密如綿
自古美事多磨隔
無時兩意空懸懸
清宵長

嘆明月下花時洒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危更斷
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
托難傳柰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
金買醉屬傭人密約幽歡鎮相悞將刃欲加連
理技引弓欲彈鸚鵡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
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
處郎心玉意共慙慙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
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
携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玉潛

往別共飲野店中王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艷才
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卜
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
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
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當作詞別幼
玉名醉高樓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
我我憐伊青草岬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
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 後會也知俱有願未
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

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都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洒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多卧病，富遽開其書疾讀，書尾有二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拏舟泛江一往，以復前盟。敘舊契副子之望，適吾之樂。因親老族重心為事。

奪傾風結想徒自蕭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惚惚如覺自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愈徬徨幾無生意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若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見我我何望焉子有詩二句吾為子終其篇云臨流對月暗

悲酸瘦立東風自怯寒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
才子亦非安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
乾萬里雲山無路盡虛勞魂夢過湘灘一日殘
陽沉西竦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
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
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
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為女子
彼家續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過幸
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

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為驗千萬珍重忽
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
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
郎死亦不安即平日愛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
寄附我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
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議曰今之娼去就狗利
其他不能動心求蕭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
玉之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
善諧和音律者廣以為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

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死也

青瑣高議

陶師兒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為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過暮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阡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乎市酒殺復遊湖中迤邐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

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
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
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妙
年者方外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紛起夷
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
亦無泊岸者止則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
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正欲得此即具杯饌入
舟遍遊西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
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

西湖志

陳方伯為杭州志引陶師兒事書其後曰色
之迷人一至于此可為永鑒然以繩王生可
耳師兒雖匹婦之諒乎要亦無負所事者若
楊廷實章導與傅郎皆不得其死者也彼三
妓亦以死死矣靖難師入有約與周是修死
者而學宮之殉無復其人此豈足稱尊生哉
將無如信國之取譴玉川耳

林小姐

傅七郎者蘄春人其第二子傅九年二十九歲

好狎遊嘗為倡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
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
淳熙十六年九月夜宿用慢帶共縊室內明日
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
於秦州酒肆為主家林氏當壚供役蘇頃嘗識
傅問其去鄉之因咲而不荅蘇買酒飲散明日
再往尋之主人言傅九郎夫婦在此相伴兩載
甚是諧和昨晚偶一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
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

長安李姝

李姝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毋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敬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戚里龍州刺史張侯別弟張頊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姝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譎誘狎輒莊色歛衽餌

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姝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媵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姝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姝不幸幼出賤流鬻身官邸委質妾御不獲託父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怜愛許侍巾屨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姝之面偶因微譴鬻托於君侯之側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

君侯乃欲持貨利見蠱而又憑酒仗劍威脅以死斯天罔人暴媢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姝寧以頸血汗君侯刀願速斬姝頭送同州正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姝竟縊死他日張晝寢見披髮而立曰為姝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悶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張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

錄

華

韓香

韓香南徐倡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
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鰥軍
于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忻然全歸謂曰
夫婦有禮而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
酒行香出所贖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
自刎矣嗚呼白刃可蹈也不為非義屈歐陽公
作襍傳錄遍事五代之臣香雖不可入襍傳其
節亦可尚矣

隨隱漫錄

譚意歌

譚意歌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庄張文
家有妓丁婉卿見之乃厚遺娶女女年未及笄
容貌俊美工於文翰車馬如市未嘗妄見一人
會汝州張正字為潭茶官相得甚懽意乃歸之
後張調官意歌餞別曰子乃名家我乃娼類今
之分袂決無後期腹懷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垂
念相泣而別別後賦詩寄張云瀟湘江上探春
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額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

度一歸來張內逼慈親外畏物議納孫殿丞之
女為姻不敢作書報意歌後三年張妻孫氏謝
世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歌掩戶不出買田百畝
自給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携歸京師其子後
以進士登第云

其詩一作詹
茂先妻寄遠

劉玉川娼

劉玉川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宥
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
迺給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去也乃置毒酒令

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死

獨去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

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曰今日諸君得無劫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湯秀奴

楊庭實以世賞受廣昌丞久寓都下留戀花衢有散樂妓湯秀奴一見兩情交契行與比肩坐則疊收日夕貪歡無時或棄每相謂曰但願生同鴛幃死同狐穴一日生家書至促歸秀奴曰汝有家合歸妾伶仃孤苦死甚閑事因泣下生

亦泣曰何若同赴江而死秀奴曰妾有意久矣
於是以錦被作囊盛巨石繫於腰相抱沉水而
死留詩曰兩情恩愛別離難共學鴛鴦豈偶然
不戀榮華世間樂直尋快活水中仙夫妻共死
今如願親屬輕拋實可憐寄語此生無復會慇
懃重結後生緣

梁楚楚

章導字子誨年少風流一日至清泉坊名妓梁
楚楚家入馬交歡兩情相愛香雲共剪玉體

彫誓盡此生忽蒼頭持至家書導謂楚楚曰秋
涼定回且宜將息因舉柝言別楚乃暢飲導曰哽
咽氣絕仆地良久乃甦楚曰郎去妾死導曰不
如同死又同飲皆醉導題詩枕屏曰兩意而今
惜別離焚香發誓告神祇一條彩索雙雙掛顏
學千年連理枝書畢棄筆於地次早日高閉戶
未起父母排闥而入但見懸梁相抱而死遂合
葬焉

右二事小說所載文義略淺馬乃宋元
間市語聊附存之亦差勝劉玉川而已

青泥蓮花記卷六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 二

蔡州妓元

蔡州妓趙氏墜崖以死自誓御史中丞馬祖常
作詩諷俗云鱗鱗汝水冰碧光汝之左右百草
芳紅蘭紫桂媚長晝鉤輶鳥子回銀塘茭蒲無
數菱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霽雨風景酣
簾箔依稀有歌笑趙氏女子邯鄲娼綵絲繡履

踏春陽心思宛轉縈雲縷羞對兒郎唱鳳凰樂
山嵯峨石生兩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婆起向神
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組野風吹目雙淚零泉聲
松韻相泠泠誰言女子情愛癡誓死命輕如鳥
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秋香不
斷相思浦玉釵斷股埋黃土

石田文集○按詩所序此非有徇人

特自傷為妓如
郝節娥者也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

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妾乃
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
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死
亦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
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其
所有富商約某日來若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
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
欲就寢王搯商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
宿構忽刺罕赤撻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

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携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以清慎勤儉終其身人多所稱述云

雲嶠泗州人陳平章之孫儻

不羈仕餘

姓州同知

翠荷秀

輟耕錄作李翠娥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九山萬戶納置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却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

戶歲時往拜之樂籍相傳以為盛事余見其年

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並青樓集

南村輟耕錄○陶九成云妓妾之以色藝取憐
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戎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
中耳談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將為脫身之
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
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哀得三人焉亦可以追
踪前古之懿德矣
三人
為李翠娥王巧兒汪憐憐

李哥

河南理幕沈易云霸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
母教之歌舞泣曰女率有工繫我獨為此乎母

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
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
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
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疑立筵前酒行歌
闕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
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
哥懷利刃閉卧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
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汗吾刃矣慚怒以回明
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

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矣
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
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
之

輟耕錄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
性識通敏工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慕之稱為
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
求狎憐學之輩自視闕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

望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
成四首坐間皆閣筆詩曰畫閣東頭納晚涼紅
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
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塞簾
欲共嫦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手弄雙頭茉莉
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珮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
鸞一隻騎曲曲闌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憑
夜深風路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同郡有趙
氏子者第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在家資巨萬慕

其才色以銀五百兩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整，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聘之二年，趙子有父黨為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受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

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
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
之落日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卜大都之行置
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為大
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以侑之詞曰恩情莫
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
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
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
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皇恩五花官誥要

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
早促回程彩衣相對舞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
乘醉解纜而行至都而尚書以疾廢無所投托
遷延旅館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遂得
重疾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
粥必親進求神禮佛以逭其災虛詞詭說以寬
其意沉眠數月因遂不起一旦呼愛卿而告之
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京都遂絕音耗吾又
不幸感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

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
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
毀如禮親造棺槨置墳壙葬之于白苧林既葬
旦夕哭于靈几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
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達丞相檄苗軍
帥楊完者為江浙叅政拒之于嘉興不戢軍士
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為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
之姿色歆逼納之愛卿給之以甘言接之以好
容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聞而趨救

之已無及矣即以繡褥裹尸葬之於後圃銀杏
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通款於浙省王參政為所
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
至嘉興則人民城郭皆已非矣投其故宅荒廢
無人居但見鼠竄于梁梟鳴于樹蒼苔碧草掩
映階庭而已求其貲產皆已蕩然尋其母妻不
復可有惟中堂巋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
行至于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路
呼而問之具述其詳則母已辭堂妻亦沒矣遂

引趙至白苧林其母葬處指其墳壠而告之曰
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指其松栢而告之曰
此皆六娘子之所植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
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遂葬於此娘
子身被衰麻手扶棺槨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
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劉萬戶者欲以
非禮犯之娘子不從遂以羅巾自縊就於後圃
葬之矣趙子大傷感即歸至銀杏樹下發掘之
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抱其尸而大慟絕而

復甦者再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而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使絕靈響九原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圃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而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靈何吝一見而敘舊也即聞之曰妾即羅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

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形
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
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
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闕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
供藥餌高墳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
喜啄打梨花書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
全稀干戈滿目交揮柰命薄時垂履禍機向銷
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

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筭除非
畫裏得見崔徽每歌一句則悲數聲悽愴怨咽
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管墳
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
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鶩家莫能馴路柳墻
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
眉冷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夕習
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
為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

持井曰採掇蘋蘩脩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
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
戶豈料昊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于
四境長鎗大劍耀武於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
奪韓翊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
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
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已之自取非
人之不容蓋所以媿乎為人妻妾而棄主背夫
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慰撫良久因

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
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獨墮鬼錄對曰妾
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令往無錫州宋家托為
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敘
幽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生
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
約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歎若平生鷄鳴敘別下
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今永別矣
因哽咽竚立天色漸明歛然而逝不復可覩但

空堂杳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匿往
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
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
具述其事而願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
之曰羅生趙子求為親屬自此往來餽遺書問
不絕云剪燈新話○隋時已有羅愛愛聞思詩
云幾當孤月夜區望七香車羅帶因腰
緩金釵逐鬢斜形管遺編諸
刻乃併入此羅愛愛詩大誤

鐵氏二女本朝

鐵氏色目人父鉉為山東布政使靖難師攻城

百計終不能下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至殺之
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二女入司數月終不
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各獻以詩長女詩曰教
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
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
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
次女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
倡淚垂玉筍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
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上達 文皇曰彼

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以終老焉 震澤長語

○立齋開錄 鄧州人妻楊氏送教坊司病故

女玉兒四歲○教坊錄永樂十一年正月本司

簡舞鄧誠等奏有奸惡錄錄家

劉盼春

劉盼春者汴梁樂工劉鳴高女年十八初定情

于汴人周恭兩情甚篤而恭父嚴禁之不令往

來絕不通者凡半載盼春杜門以待有雲間富

商賈金帛往母必欲奪其志固不應加之篋楚

恭聞之致書使且從母命其略云縱遠鶯朋燕
友難禁蝶使蜂媒既居月戶雲牕莫吝兩期雲
會暫時依彼將就瓦全終日違他恐防玉碎因
綴以詞曰阻佳期盼佳期欲寄鸞箋雁字稀新
詞和淚題○怕分離又分離無限相思訴與誰
此情風月知蓋長相思調也盼春得詞咲曰妾
豈常人比哉既委身於子可他適耶居數日復
逼之投繯而死及火其尸餘燼悉焚而所佩香
囊獨鮮好取而發之中藏所得恭詞簡一紙宛

然如故衆皆驚異事在宣德七年 周藩誠齋
為傳奇曰香囊怨且自序以表其節焉

傳奇載書尚繁

高三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為不忠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

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媼也揚顧謂
曰若來何為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
良死矣觀者駭然揚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
累若耳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揚既喪
元媼慟哭沈其頸血以鍼線紐接著於頸顧楊
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高園雜記並

白女

白女者媼也與吳人袁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

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
於白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姥
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袁郎
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
曰嘻其是袁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郎至
矣應聲而起人以為異節為延僧誦經薦之如
悲伉儷焉 說聽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貸與淮安娼家及長

即知處身夫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
意不為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鬻因涕泣謂客
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義忍死者未及
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汗吾身耶引刀自刎客
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
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
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
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
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留青
日札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潛與妓楊悶兒狎遊有
娶歸之盟及仲子歸內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
淹夢悶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且死冀君一面
勝澆奴墳上土無益也驚覺悲痛果自浙來而
悶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縷氣惟微微呼二郎
乃仲子卧抱呼悶兒悶兒遂瞑蓋自仲子歸悶
兒即謝倚門迷罔牽思而又不得意於其艾假
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茨種

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耳談

王蘭卿

關中歌兒王蘭卿侍煖泉張子張子死乃飲藥
死漢陂王太史九思聞而異之為詞傳焉

南呂一枝花

飛騰鸞鳳林脫離烟花巷玉琢成清氣質鐵打
統烈心腸貞女無雙堪寫在青編上我這里閣
著筆細忖量他有那燕子樓許盼盼聲名他不
比普救寺崔鶯鶯的勾當

梁州

他曾學孟光女齊眉舉案他勝似劉盼春守志
香囊誰言紅粉多虛誑也不用山盟海誓又何
須剪髮執香幾分毒藥三寸靈咽美甘甘滿口
沙糖總落了勳髯髯一枕黃梁做一對鬼魂兒
夜月下携手同行變一箇連枝樹暮雨中盤根
並長化一雙玉蝴蝶春風前接翅飛揚比量細
想風流自古多魔瘴不是咱虛褒獎恰便似忠
臣與良將節凜冰霜

罵玉郎

蕙蘭心性花模樣當日箇正嬌小與才郎紅顏
實有白頭望誰想道老景難緣分短斯文喪

感皇恩

呀也待要獨守孤孀又則怕蝶惡蜂狂道不如
棄青春歸綠野塋黃壤相伴著風清月朗道有
箇地久天長為則為我逢郎想則想郎愛我願
則願死隨郎

採茶歌

釵斲了金鳳皇被散了錦鴛央吉丁當帶脫了
玉螳螂流水煖泉園故里寒鴉衰柳噪斜陽

尾聲

想著他情如鳳友心中想命比鴻毛藥裏亡稱
兩意須教共穴葬這一箇貞心的女娘不負了
畫眉張敞留與那萬古千秋教人做話兒講見王

漢坡碧山樂府○嘗記正德中陝西藍屋縣一
倡死節康太史海亦為傳奇余初有之夕逸去
待覈再補

齊錦雲

金陵教坊妓齊三錦雲者能詩善鼓琴雅談終日與庠生傅春眷愛更不他接春受誣繫獄錦雲脫簪珥為餽時或不繼售卧褥以供之後春戍遠方欲隨行春力止之錦雲因贈一絕曰一
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
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既歸蓬首垢面閉戶讀
佛書而已未幾病沒人多義之

客座新聞

薛鐵兒

薛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倡也鐵兒

妍瑩白頰頰玉立名噪甚有豪者奪而主之然
姬性恬寂憚于豪舉豪者至輒眇身匿而稍稍
親文士得郝生鐵偵生內子賢內子亦微聞鐵
婉孌鐵往來生家因以副畜鐵尋即入室愈偷
然獨勤操作執婢子事內子頗從史生暱鐵鐵
每自閉拒蓋不敢當夕也生善病鐵雖時躬侍
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拂拂不
能無眷鐵寧保無他鐵固默頷之遂內決筴以
殉私浴紉身自閼死蓋先郝生飾巾三日也新

都謝陛言

女史氏曰倡以色為職而主利者也見金夫則不有躬遊壁人則爭縈手蓋自昔為然至其陰陽捍闔術險于山川憎愛寃親情危于泡露故過而不存庶趨蹊徑之外往而不反必憶雲霧之中矣迺翹然自徇其身而皎然不欺其志者顧代不乏人焉此詎必形管受訓于師氏栢舟始詠于共姬耶夫亦習不能遠性而已